

半是青山半是雲

《3 選文散教佛》

著等玄清林



701845

I 267
1 623

半是青山
半是雲白

《3 選文散教佛》

著等玄清林





佛光國文叢書

半是青山半白雲

佛光

8102



☐ 著者 ☐ 林清玄等著

☐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三版

有版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
☐ 發行人 ☐ 星雲大師

☐ 出版者 ☐ 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台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—八

☐ 流通處 ☐ 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台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—八

佛光書局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台（〇二）三一四六五九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台（〇七）二五一五五五八

☐ 定價 ☐ 一二〇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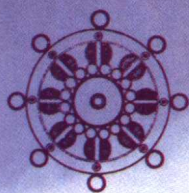
☐ 印刷者 ☐ 龍吟印刷廠

高雄市三民區象山街129巷25號 台（〇七）三八二二四四三

☐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帳戶

☐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524號

☐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。



山光佛



佛光出版社

編輯設計
• 融宗 •

目錄

蔣 勲	緣起 / 1
陳幸蕙	何處覓 / 9
周夢蝶	漏卮二十九滴 / 17
孟東籬	死的聯想 / 35
洪淑苓	有怨四聲 / 55
凌 拂	長髮一握 / 63
琦 君	讀禪話偶感 / 69
余光中	黃繩繫腕 / 75
程明琇	紅塵與淨土 / 85
梁丹丰	五台山的哭泣 / 97
粟 耘	僻鄉煉世 / 111
蕭 蕭	半是青山半白雲 / 125
洛夫	山靈呼喚 / 133

簡 嬪・無緣緣／145

楊明顯・心佛／157

吳 鳴・晚香玉的淨土／169

江仁安・病房感思／181

王靜蓉・衆苦／2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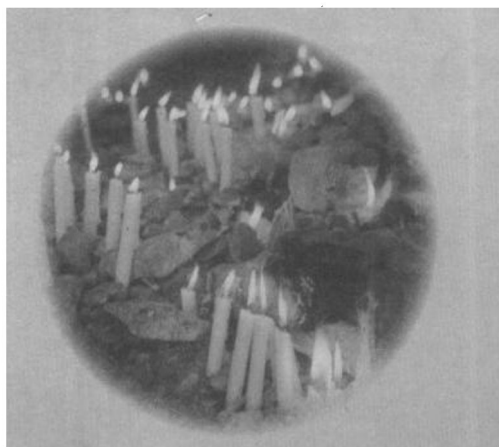
江小琳・送給安安／219

沈書毅・肥皂泡泡／233

陳少聰・春茶／245

林清玄・不著於水／261





緣起

蔣

勳

■ 蔣勳，一九四七年生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，藝術研究所畢業，留學法國巴黎大學，專研西洋文化史。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，著有散文集《萍水相逢》、《大度，山》，小說集《傳說》，評論集《美的沉思》及詩集《多情應笑我》等。

「愛別離」或「怨憎會」都在路上。

路上來來往往，無非衆生。偶然有一人從路上退下，在路邊樹蔭歇息，也只因疲憊倦累，暫坐一時而已。他瞑目打盹兒，睡中自有微笑哭泣。路人匆匆忙忙，哀怨貪痴不斷，偶一駐足留連，以爲這微笑哭泣便是真相了。

而我昨夜看見觀音了。在人的巨大的自苦中，看到原來觀音的喜悅正坐在人心的憂苦之中。喜悅要在哀怨貪痴中開花。喜悅如淚，因爲人世悲苦啊！

那被巨大的心的憂傷壓得扭曲變形了的面容，最終竟轉成了一種微笑。（你不相信嗎？觀音的微笑其實是被悲苦憂惱壓迫得扭曲變形了的五官啊！）

我看到了山脈、河流、村鎮和田陌，當飛機緩緩上昇，遠到看不見人世糾紛，才知道山河平靜遼闊。

山河平靜遼闊，無一點貪瞋癡愛，而我們匆匆忙忙，都還在路上。



從大阪直來京都，住在曾經住過的旅舍。一切如往昔，只是上次大雪，此時炎熱

旅舍女子仍然姣好，聲音輕細，我們的交談也多在懂與不懂之間。

第一日竟然是在昏睡中度過。

昏睡醒來，重想一次故鄉，廝殺著的車輛，廝殺著的人，廝殺著的城市。富有奢華到了極至，到了飽足嘔吐，慾望流滿街市。

如果這城市四周俯看靜觀的山巒是一尊一尊的觀音，看慣了奢華到幻滅，富有到赤貧，飽足轉成了飢餓，慾望驅使人彼此撲殺……觀音的面容將是如何的面容呢？

傍晚時分，我走在河原町鴨川沿岸的巷弄中了。

因為盂蘭盆節，京都各寺廟中大都懸掛燈籠，以招亡魂。燈有高高挑在樹梢的，夾著寺道兩邊，引路而去。越走到偏僻黑暗的角落，越感覺著燈火明滅，在空中飄忽，連衆人來往，也都如魂魄了。

最大的一處「萬燈會」在東大谷寺，總共捐納了兩萬盞燈。從入口的寺道一直懸掛到廟中，又從廟後轉往寺後一片山坡墓地。每一方墓石上挑著一盞燈，錯落參差，

從山腳下往上看，一片熒火煌燿燿。遠處山頭上最高的幾處，燈火疏落，小得已如螢火。

燈以鐵絲或竹條做架，上蒙白紙。紙面上書有願主的名字。有的燈指定捐獻給亡者某某，有的只是一般的結緣，是散給無主的魂魄罷。捐納者中也有不少是出家人，有一排燈上願主的名字全是「釋寂靜」。

我在一盞一盞燈間穿梭，山道盤迴迂曲，燈光在眼前變幻明滅，各處都有祝願祭禱的人潮。一直走到山顛，回頭下望，卻是熙熙攘攘一片燈海，繁華富麗，一直連到鬧市的街燈。看來生死都一樣富麗莊嚴，因為一盞燈，生者與死者便可交會，生與死了無關隔。

飄飛在空中的魂魄有高高挑起的燈去招攬呼喚，流蕩漂泊在水上的，也有水燈一牽引。孟蘭盆會亦即中元節，原是生者與死者交會相聚的季節啊！



八月十六日，京都西郊嵐山腳下的桂川，傍晚大約五、六點鐘，渡月橋下也擁來了放水燈的人潮。

這個被稱呼爲「萬燈流」的盛會，是由附近寺廟主持。水燈用白木板做底，上燃一枝手指長短的白燭，再罩上白紙糊的籠，上書願主姓名。似乎水燈大都放給家族亡者，供養的名款因此多寫著「爲代代祖先之靈」，下面願主的署名也多是「小川家」或「高田家」等氏族的姓，沒有個人的名字。

孟蘭盆會，衆生與亡者都要相會，這負載著一點點的燭光小舟，要流在暗夜的河流上去招喚亡魂。

七點過後，天色還未全暗，桂川兩岸及渡月橋上已全是人潮。但是，在虔敬的儀式中人潮被引導得頗有秩序，陸續領了燈，書寫好姓名，陸續走到岸邊，把燈一一放到水流中去。

水流平靜，剛放到水中去的燈，搖搖晃晃，似乎有點猶豫遲疑，在水陸之間徬徨。放燈的人便俯下身去，用手潑水；水流激蕩，水燈上下起伏一陣，逐漸隨波蕩離岸邊了。

水燈一旦入了中流，波濤迅速，便一無反顧地隨河川而去，千燈萬燈，在逐漸闌暗的河面上，流成一片。

有的燈觸到礁石，阻滯不前了；有的燈被大浪翻覆，忽然在水中湮滅；有的燈被風吹裂，籠紙燒著了，激起一陣耀眼的亮光，然而，一瞬間也就熄滅了。

每一盞燈都是一個衆生許願給一個亡者的燈；每一盞燈都有惦念、祈願與祝福；天地這樣黑暗冥漠，只有一盞一盞絡驛不絕的燈是亮著的，絡驛不絕的流下去。

千燈萬燈，不斷流去，真的是「千帆過盡」啊。有的阻滯、有的翻覆，有的寂滅，有的五盞七盞擠成一堆，有的孤單一點，在這嘩嘩的大河上，一片熠熠，如滿天星，浩浩蕩蕩而去。

八點多，隨著桂川河中流滿的水燈，遠處嵐山山頭上也「轟」的一下，燃起了火光。火光蔓延，燒成一個「大」字，霸佔了整個山頭。燒「大」字也是一種祈願，由



願主各買一尺長的木柴，上書「息病無災」等字樣，爲某某人送疫或祈福，上千上萬的木柴積疊成一「大」字，在山頭燃燒。每年孟蘭盆節，京都五處山頭都有這種燒字的習俗，卻不一定限於「大」字，也有燒成船形，鳥居形的。

桂川上有船隻來往，懸掛燈籠，載遊客看鸕鷀入水捕魚，撐船的人緩慢撐搖篙槳，在川流不息的水燈中穿梭而去。

深夜時分，一切皆不可辨識，只有水上山頭有繁華的燐燿火光。這是祈願的季節，祈願的山巒與祈願的河川；走在路上，與衆人摩肩擦踵，我也有心願未了，要隨四處流去的燈火，一同緣起，一同緣滅。



何處覓

· 陳幸蕙

■ 陳幸蕙，漢口市人，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，現專事寫作。曾獲中山文藝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著有散文集《把愛還諸天地》（九歌）、《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》、《黎明心情》（爾雅）、《麗似夏花》（漢藝色研）、《被美撞了一下》（大雁）等。